

社會科學叢書

何炳松 劉秉麟 主編

解心學術說

夫呂革爾著
陳德榮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科學小叢

何炳松 劉秉麟 主編

解
心
術
學
說

J. O. Flügel 著
陳德榮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22329)

社會科學小叢書
解心術學說一冊

Theories of Psycho-Analysis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 C. Flügel

譯述者 陳德榮

主編者 何炳麟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必究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泥

綱要

解心術是心理學之一支，在近年以來很引起人們所注意。牠在開始的時候，乃是一種治療神經病的方法，但是不久之後，牠便在心理學的研究上，開闢出了一些新的與重要的研究領域來了——這些研究領域，是正統的心理學在從前所不能夠研究及之的。雖然牠所得的各種結論之中，有許多種在現在還在劇烈地爭論之中，然而牠對於現代的思想，直接地與間接地都予了很大的影響。所以，關於牠之若干程度的知識，對於那些要從現代文化之各種主要的趨向之背景與前景，來觀察現代文化之各種主要的趨向的人們，便是不可少的了。

在本文之第一節中，可以看到關於解心術的歷史進化之一種簡短的敘述；可以看到在布魯亞與弗洛伊德兩個打先鋒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工作之中，牠之發源起來；可以看到在弗洛

伊德的手中，牠又得到了一些很足以令人注意的發見；可以看到解心術運動之建立——關於這種運動，有好多年都有一種國際的組織；可以看到阿德勒與永兩人所有之不同的學說——阿德勒與永兩人，原來都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但到了後來，他們各自建立他們自己的學派了。

在第二節中，關於解心術這門科學之各種主要的概念，有一種有系統的敘述。無意識的性質；壓迫的各種機能；性，象徵，衝突，神經病，以及昇華諸種概念，都有簡略的敘述。

在第三節中，我們由於解心術的觀點來論心靈之發展。我們會努力去根據代替作用與昇華作用，來表明關於個人的性格與人類整體的文化，解心術都能够說明得很多。關於我們的道德生活之各種基礎，解心術所有之那些很足以驚人的發見——這些發見，比起解心術在以前關於「性」的重要之發見，恐怕更要有其深遠之社會的影響些——也有所論及。最後，解心術對於將來的人類生活及人類社會，似乎可以有一般的影響，我們也簡略地表明出來。

目次

綱要·····	一
一 解心術的意義·····	一
二 心靈的性質·····	二一
三 心靈的發展·····	六九
四 結論·····	一二五
參考書·····	一二七

解心術學說

一 解心術的意義

【這個名詞的意義】 解心術這個名詞，含有許多種意義。這許多種意義之中，有些種是正當的，而有些種則不正當。所以在我們研究解心術這個題目之時，先去把這許多種意義的性質瞭然於胸中，那是很有益的。這個名詞，有時候人們之用到牠，是把他指着心理學的領域中差不多一切種東西的，那麼這可以說是牠之最廣的意義了。這種意義之得以成立，可以說全由於書局老板與新聞記者們之不謹慎；他們以爲一種新奇而驚人的學說，是會受大衆所歡迎的，所以他們就極想由於提到這樣一種學說，而使他們的書銷場好，使他們的新聞受人們所注意；可是一種學說，由於他們之如此不謹慎，便把意義弄得很廣很廣了。不過所可慶幸者，解心術這個名詞之這種最廣的

意義，現在很少被人們用到（人們現在之不用這種意義是對的。）

有的時候，這個名詞被人們用來指幾個學派所做的研究。這是一種較狹的意義，然仍是要引人走入歧途之寬廣的意義。因為牠所指的幾個學派，在起源上雖然相同，但在現在已經分道揚鑣得很利害，所以主張牠們的各個人們，已經都覺得：如果用一個共通的名子來名牠們，乃是很不適宜的。而且，牠們一注意到牠們自己，牠們又都認為：牠們是需要分別起來的，不應混合在一塊，別人不應該忽視這種之需要分別，而把解心術這個名詞，胡裏胡塗地拿來指着牠們之全體。至於這幾個學派之數目，一共是三個。三者之起源，都是起自十九世紀末，維也納大學教授弗洛伊德（Professor Sigmund Freud of Vienna）所得的發見。

除了在最初的時候，曾有一個人和弗洛伊德在一塊做研究的工作之外，一直到二十世紀之初，弗洛伊德在實際上可以說都自己一個人做他的研究工作的。但是自一九〇二年以後，便有一小隊信徒，圍繞於他的左右了。於是在一九〇八年，便有第一次解術會議發現，在一九一〇年，又有國際解心術協會之成立。但是，從一九一〇年之後不久，在弗洛伊德學派中，有兩個傑出的人物，各

自逐漸地和他脫離而獨立起來了。這兩個人之各自和他脫離而獨立起來之經過，是先對於解心術的學說中某幾個特殊之點，予以重視；然後又對於這個學說中的一些別的已經建立好了的點，予以反對，最後又對於這些所反對之點，予以極端之忽視，或予以極端之複解釋，所以其結果，互相諒解以收合作之效之事，便顯然成爲完全不可能的了。這兩個人就是阿德勒（Alfred Adler）和永（C. G. Jung）。他們因爲如此和弗洛伊德脫離而獨立了的原故，所以從這時候起，便成爲和他們的名子有連帶關係的學派的領袖了。和他們的名子有連帶關係的學派，就是近年來各自被稱爲『個人心理學』的學派，及『分析心理學』的學派。這兩個學派之中，阿德勒的學派，有其較爲嚴密的組織，又有其較爲一貫的理論；所以也就和『個人心理學』這個名稱，較爲有其確切的連帶關係。永的見解，則雖然或者是較爲沒有系統的（除了他的『心理學的模型』的學說，因爲他的這個學說是較有系統的。）而且其被信徒們所採用，也較少是全部被採用的，然而他却有其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瑞士（這是他們的家鄉），英國，及美國，更有其大的影響。這兩個學派所有之各個特殊的特點，我們在後面將再有機會述及之。不過同時，我們所要注意的是這個事實：原來

的弗洛伊德學派，至今仍存在着，而且從牠的開始起便有的名稱，至今也還在保存着。所以在今日，心理學家們及醫生們，差不多毫無例外地，都把「解心術」這個名詞，只應用之於弗洛伊德學派，而不把其應用之於阿德勒學派及永學派了。這個名詞之如此只應用於弗洛伊德學派，可以說是一種正確的用法。這種用法之為正確的，決不會有什麼疑問；無論我們是由「歷史的繼續」的觀點以觀之，還是由於「論理的正當」的觀點以觀之，還是由於「科學的準確」的觀點以觀之，都足以看見這種用法是正確的。所以，在這裏，我們對於這個名詞所要瞭解的，就是牠的這種意義。

然而，就是由於這種較為狹窄的意義以觀之，「解心術」這個名詞，還可以有好幾種意義。這幾種意義，至少從理論上講，我們都能夠辨認出來。第一，牠可以是指着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既是指心理學研究的方法，同時又是指治療精神病的方法。第二，牠可以是指着由這種方法而發見出來的各種事實。第三，有些種學說，是弗洛伊德學派所提出來以說明這些所發見出來的事實的，並以之將這些所發見出來的事實使其發生關係的，那麼「解心術」這個名詞，又可以是指着這些種學說的。最後，有些種事實，並不是由於個人之直接觀察而得來的，而為由於在做治療的工作

之時，從很廣的範圍與很多的方面而集聚來者。那麼「解心術」這個名詞，又可以是指着「那解心術的方法，觀點，與學說，應用之於這些事實」之事。

在我們的討論之中，我們要先論及方法，然後論及各種事實及各種學說。爲使我們的敘述簡短起見，我們需要把各種事實，和各種學說在一塊敘述之，並需要借助於各種學說之敘述，而將各種事實敘述之；而不需要詳細地去敘述各種的學說，怎樣被創造出來以應付各種的事實。如果爲嚴格之科學的目的，這樣之詳細的敘述，乃是最好的，但我們現在爲敘述簡短起見，並不需要那樣。如果我們就那樣辦，則關於解心術之整個的發展，我們便不得不詳細地敘述及之了。可是這樣一種工作，乃是遠出於我們當前的目的之外的（註一）。讀者可以十分信任：除非有特殊之反面的警告，我們所要用的各種學理上的結構，乃是已經證明爲本身具有不能錯誤的應用性的，且是在今日，爲研究解心術之一切合格的研究者所一致承認的。在我們於後面做我們的敘述之時，我們時常會有機會去表明解心術所已經應用到的幾個主要的方面，並會有機會去表明這些方面的應用之一般的意義——其在解心術本身上的意義，及在「我們對於人類的心靈與人類的各

種制度之一般的概念」上的意義，都會有機會去表明之。解心術之起源，本是起源之於醫學，但是我們這篇文章的着重點，要自始至終都放在解心術對於心理學及社會學所有之較有一般性質的各種貢獻之上，而不把其放在牠於醫學那個較小的範圍之內所有的各種貢獻之上（註二）——這樣辦法，是適合於本文的性質的。

（註一）著者在一九三〇年的心理學中，曾有一篇文章名為『解心術，牠的現狀及牠的希望』。那麼關於解心術的研究結果的真實性之詳細的討論，及關於解心術之一的科學狀況之詳細的討論，可於該文中尋見之。

（註二）凡是想對於解心術之嚴格的醫學方面，做很詳細的研究的人們，可以在下列兩書中，找到嚴密而透澈的敘述：（一）瓊斯（Ernest Jones）的神經病的治療（Treatment of the Neuroses）。出版於一九二〇年。

（二）李克曼（John Rickman）的自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關於精神病之解心術的學說之發展（Development of the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of the Psychoses 1893-1926）。出版於一九二八年。至於為治療神經病而應用之解心術的方法之本身，則在格拉味（Edward Glover）之解心術的技術（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中，敘述得最為詳細了。

【解心術的發展】 在十九世紀之八十年開頭的時候，維也納有一個醫生布魯亞（Joset Breuer），他對於各種疾病曾做過許多觀察。那麼解心術的歷史，人們常常認為就是起源於他所做的這許多觀察中之某一些觀察。布魯亞於治療一個非常的『歇私的利亞』病（hysteria）的時候，他發見這個病有許多種奇怪的病徵，都是有一種意義的，這就是說，這許多種病徵，都是與病人之某些種已經遺忘了的過去經驗（不過這些種經驗，在其發生的時候，乃是附有高度的情緒色彩的。）有關係的；又發見這些種已經遺忘了的過去經驗，可以在催眠的狀態之中，由於一些適當的暗示或交感（communications），而將其帶回到意識中來；又發見於這些種經驗於如此被帶回到意識中來之後，各種的病徵便消失了（至少是暫時消失了。）而病人的情形，便也可以有一般的減輕了。本來，『歇私的利亞』病的各種病徵之具有一種意義及依賴於某些種被埋沒了的記憶，早已經為法國的沙科（Charcot）及他的學生札內（Tarab）所發見而宣布出來了；但由於把這些被埋沒了的記憶帶回到意識中來便會把各種病徵治好了去之事，則尚不曾被人們明明白白地證明出來；所以布魯亞的發見，對於一種並不是直接依賴於暗示以行事的精神治

療，似乎予了一些新的希望了。弗洛伊德本來曾在巴黎與沙科共同研究一個時期，但後來他從巴黎回到維也納，又同布魯亞合作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之中，他極力勸布魯亞把他十年來所收集的材料發表出來。所以在一八九三年，布魯亞及弗洛伊德乃首先將他們兩人的研究，做成爲一篇文章而聯名發表出來，及至一八九五年，又出一本書名爲歇私的利亞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這本書，可以說是關於解心術的著述之第一次的大貢獻；牠是根據於許多深刻的臨床研究以著成的；牠的內容，含有了解心術學說之幼芽，並含有關於一種治療神經病的方法的敘述。牠所敘述的那一種治療方法，雖然現在已經不是解心術家的正統方法之一部分，然在神經病的治療上，現在也還被人們應用着。這種方法之大概，是在催眠的狀態之中，把那些種致病的（就是激出病的了。）記憶恢復起來，並把那些種特殊的情緒放在意識之中而再度經驗之（這一點，在解心術的研究之初，就自己表現是很重要的。）這種把情緒再度經驗或把情緒排洩出來，被稱爲「疏通」（*abreaction*），而這種方法之本身，則被稱爲「疏通」法（*cathartic method*）。所謂疏通就是瀉洩或清洗之意。（因爲有病的人，於經過這種方法之後，病象便似乎被洗刷乾淨了，脫離了病

魔之羈絆了。亞理士多德 (Aristotle) 在從前，對於悲劇的作用，曾有一種見解；他說，悲劇這種東西，因為牠引起強烈之「憐憫的」情緒與「恐怖的」情緒的原故，便予人們以一種有益於健康的瀉洩 (healthful purging)；那麼現在這種疏通的方法之基本的概念，可謂把亞理士多德的這種見解恢復起來了。

布魯亞對於這方面的研究，其興味向來不會像他的那位年輕的同事弗洛伊德那樣濃厚，所以他對於這方面的研究，不久便捨開手不問了。可是他雖然已捨開手，而弗洛伊德則仍單獨繼續去研究。他獨自研究不久，便將原來的治療法改變，而另創出真正的解心術法來（他所另創之真正的解心術法，猶如一直沿用到如今的那種解心術法一樣。）在原來他和布魯亞在一塊做研究工作的時候，他們所用之治療的手續，乃是沿用了法國學派的，所以他在那時，也把「引起心靈之催眠狀態出來」視為治療手續中之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可是後來他廢除了催眠了，他另找一種能代替催眠之新方法了——這實在是他在他的研究中向前走進了一大步。他之取消催眠，第一是為着事實上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如別的研究者一樣，覺得催眠的狀態，不能常常被引起來；第二，因

爲用催眠來治療所得的結果，是任意的及時常是不可解的，而他是一個科學家，便覺得不滿意這樣。他很早就覺得：由於使用催眠來治療，有些種困難或阻礙是沒有了，然那是遁避困難或阻礙，而不是將困難或阻礙征服。如果單就治療之直接的效果講，則這種之遁避困難或阻礙，其在某些種事例上，很可以使我們滿意；但如果從醫學及心理學的觀點講，則是很使我們不滿意的，因爲醫學及心理學所尋求的，不但是將疾病治療好了而已，還要了解治療的原理。不過，在清醒的狀態之下，如果應用着尋常的各種治療手續以行事，顯然是既不足以了解病人的病情，也不足以使病人的病情減輕。如果病人的各種病狀，是有其一種心靈上的起源，及有其一種可以用心理學上的語法來表白出來的意義的話（這兩點，是在這個時候，便被弗洛伊德所確信的事實。）則這種起源與意義，似乎是十分爲意識所不能達到的。在心靈的構造中，似乎有某種東西，在阻礙着了解之路。那麼如果各種病徵之真正的性質，我們是要予以解釋的話，則這種阻礙物，我們必定要用這種方法或那種方法而征服之。解心術的技術之逐漸被創造出來，就是爲着應付這種的困難。弗洛伊德由於許多次的研究（這種研究之情形，我們在這裏不需要詳細述及之。）乃創造出自由聯合的方

法來。這種方法，從這時候起，一直到如今，還是解心術家之主要的武器，也是解心術的方法中之主要的特點。牠的大概是：要病人把他對於他的思想及情緒所有之有意識的控制與指導，盡行廢去，而又把「跑到他的心靈中來之每一種東西」，部毫不予以阻礙或毫不予以批評而說出來。這，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簡單得豈有此理的事，而且在學理上也實在是簡單的，然而在實施上，則絕不是容易之事。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對於我們的語言及思想，常常總是依着環境中的各種遭遇，而予以控制及予以適應，而這種自由聯合的方法，則與日常生活的語言習慣，大相背馳。與這種自由聯合的心靈狀態最相接近的，可以說就是幻想的或夢想的心靈狀態（這是我們視為十分屬於私人而不適宜於與別人相交通的一種狀態）。除了夢想之外，我們常常總是有某種工作要去，常常總是要從事於某方面的思想，常常總是要依照着已經預定之特殊的聯合鏈而去發生觀念聯合——凡此一切種情形，都是要妨害我們去夢想的，都是使我們常常總要注意着當前的主要事情的。平常之隨便的談話，其觀念之聯合，並不是向着一個目的而生之合於論理學的聯合，而為沿着偶然遇到之幻想的或回憶的大道以行之較無限制的散漫聯合；然而就是在這種方式的談